

[日] 三岛由纪夫

# 丰饶之海

上

*Fengrao zhihai*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饶之海／(日)三岛由纪夫著；许金龙等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1

ISBN 7-5402-1283-7

I . 丰… II . ①三… ②许… III .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095 号

责任编辑：王志中

## 丰饶之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33.75 印张 86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爱的酣畅与切腹痛苦的极致在同一时间段和同一场所叠加在一起,更显出性爱的极致酣畅和切腹的极致痛苦。在三岛自编、自导和自演的同名电影中,当饰演中尉的三岛用军刀划开贴上猪皮的腹部,猪大肠由其中缓缓流淌而出时,血淋淋的镜头更是将那种痛苦推向了极致。让三岛对这部电影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在遴选饰演女主人公丽子的女演员时,由于对方身穿和服而没能发现其平胸,及至开镜实拍裸身时无法临场更换,只得改拍其裸背,从而使性爱的拍摄场面打了很大的折扣。细说起来,诸如此类用以表现反理性的性和暴力的结合,其实也是装饰三岛文学的经线。在《爱的饥渴》、《野兽的游戏》和《忧国》等作品中,这两者通过死亡和性爱而直接结合在了一起。

三岛的祖母因坐骨神经疼痛和被丈夫感染了梅毒而长年卧床,房间里三个女护士,三个女佣人,还有从邻家挑选来陪伴三岛的几个小女孩。三岛就在这样一个女人国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作为一个男孩,在最需要与男性接触并接受男性影响的整个幼年和童年时代,羸弱的三岛除了偶尔接触父亲外,从不曾与附近的男孩一同做游戏,更别说互相争吵打架,只能借助围墙的墙洞羡慕地偷看邻家年岁相同的男孩在院子里摔跤和打棒球。三岛所能做的,是在祖母的病房里与邻家女孩玩过家家、折纸和搭积木的游戏,沉湎于漫画故事中的奇异世界。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得他的个性中决定性地缺少了雄性因素,早在孩童时代就对健壮的男性感到莫名的亢奋和憧憬。当然,这种亢奋和憧憬是建立在一生从不曾摆脱过的强烈自卑感之上的。这种糟糕的状态影响了他的整个生涯,他需要借助一种机制来获得心理上乃至生理上的平衡。于是,我们便从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发现,早在童年时代他就存在着性倒错的情结;能够令他兴奋不已并引作偶像的,不外乎是些肌肉强健、野蛮粗鲁的男性及其象征之物,比如肩挑粪桶的清厕夫被紧

身裤包裹着的臀部；操练后从门前路过的士兵身上飘来的汗臭；海边青年渔民身上健壮的肌肉。同时，还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发现其他很多作为男性象征的东西，比如波涛汹涌的大海、南国热辣辣的太阳、切腹时流淌而出的肚肠和鲜血。

从三岛在十六岁时发表的处女作《鲜花盛时的森林》，直到自戕前12个小时刚刚收笔的绝笔之作《丰饶之海》，大海这个美学载体贯穿了三岛的整个创作生涯。在《鲜花盛时的森林》中，第一次出现的大海便因其具有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而成为三岛“憧憬”和“恐怖”的对象，开始显现出美学意义上的标志性特征。而在《午后曳航》这部小说中，三岛是这样表述自己的美学理想的：船员冢崎“有着一幅远比陆地上的男人生气勃勃、健壮有力的体魄，宛如大海的铸模铸造出来的身体”，“身上好似披挂着可以随时哗啦啦抖落在地的肌肉铠甲。……背后反映过来的月光，在他耸起的肩上投下一抹金色的棱线。他那粗壮脖颈上的动脉也泛起了金色。这是真正的肌肉的黄金，月亮的清辉造就的黄金。”然而，当这位在三岛的眼中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主人公将要背叛大海，打算结婚后即上岸另择职业时，三岛便毫不犹豫地让几个少年在海边杀死了这个船员，以便让他永远归于“热带的太阳；五色的海洋；鲨鱼……”在《丰饶之海》第二卷《奔马》中，三岛则为他心目中青春和纯洁的化身——主人公阿勋安排了一个面对着大海切腹而死的场景：“就在刀刃猛然刺入腹部的瞬间，一轮红日在眼睑内粲然升了上来。”

尽管三岛对大海寄以美学意义上的强烈期盼，将大海作为诸多作品中的美学载体，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三岛却对大海充满畏惧之情，很有一些叶公好龙的意思。1951年9月，三岛被出版社拉到海边写作期间，他在写给川端康成的信函中曾这样描绘自己在海水中的情景：“我已经能够游上五米了。当在菅原君面前游给他看时，他却哈哈大笑起来，替我命名为狗爬式，

说是看了我游泳时的这副濒死相，就是百年之恋也该清醒了。”其实，以上的“五米”之说也仅仅是三岛本人的自誉之辞，实在不足以为信。据他的同性恋伙伴福岛次郎披露，三岛根本“不会游泳。当我牵着他的手，将他带到稍深一些的处所时，他立即甩开我的手，狂笑着往岸边逃去。刚要想试着游一游，却马上沉了下去。”看来，三岛毕生所憧憬的大海，只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那些美学概念上的大海，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大海。为了维系大海在三岛美学世界中的独特地位，他只能自觉和不自觉地与大海保持着距离。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断，倘若三岛能够学会游泳从而自由地驾驭大海，那么在三岛的心目中，大海必然会失去神秘、恐怖和力度等美学上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三岛很难与现实生活同步，而且由于存在着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三岛也不愿主动接近现实世界，他经常游离于这个现实生活之外，像幽灵一般在边缘地带往来徘徊。

三岛美学世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早期所接受的日本浪漫派的影响。

所谓日本浪漫派，是以1932年创刊的《我思故我在》、1935年创刊的《日本浪漫派》、1938年创刊的《文艺文化》和1939年创刊的《文艺世纪》为核心的文学运动的统称。如同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所指出的那样，从政治上看，日本浪漫派极力鼓吹传统文化的正统性和纯洁性，在国粹主义的大旗下美化侵略战争。从文体特征上看，其作品中大量使用夸张的汉语，重视文章的修辞之美，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在知性和理性上却又具有暧昧的倾向。在三岛通过其国学老师清水文雄的举荐而发表在《文艺文化》的处女作《鲜花盛时的森林》里，我们几乎随处可见这些显而易见的特征——不顾历史和社会的真实而只从美学角度诠释问题；装腔作势、故作姿态；含混、漠然又充满激情的文体；飘逸在字

一些赤裸裸的攻击性描写,特别是色情施虐狂和色情受虐狂的描述更是惹人注目。在三岛来说,受虐应该是本原性的因素,而施虐则通过与受虐对象的感情移入而得以成立。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作为性爱性质的性欲逐渐低下,原本提供给性倒错的能量开始减少,来自性倒错的创作源泉也随之枯竭。这就意味着他这位成功的作家开始遇到了空前的麻烦,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从《太阳与铁》等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三岛为了摆脱这种危机而极力尝试着进行体育锻炼,试图以此来完成能量供给的转换机制,用发达的肌肉替代每况愈下的性能力,用所谓的“行动”来替代创作活动,用“武人”来替代“文人”。而且,他还为这一切找了一个极为理想的幌子——知行合一。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对爱的关注,更多地从关注外界转向关注自己、自己的肉体、转向所谓的自我陶醉。

于是,这位作家便开始拉开架势进行这种转化,同时为这种转换令人眼花缭乱地作了一通真真假假的姿态以后,也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不过令这位作家沮丧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实在无法长期而成功地保持健壮发达的肌肉,这就使得前面所说的那种转换越来越艰难,越来越让他绝望。日本的犯罪心理学权威福岛章教授在《三岛由纪夫的对抗同一性》一文中写道:“三岛本人也说,他感觉到了精神的衰弱和疲惫,并因此而感到困惑,预感到不久之后注定要到来的‘魂灵之死’、‘支离破碎的状态’和‘世界没落体验’。倘若确实如此,那么可以认为,三岛的自杀就像芥川龙之介的自杀那样,在疾病引发精神上的自我存在崩溃、解体和死灭前,采取行动以防那种悲剧的到来。”为了获得最终的解脱,他终于要在45岁那年去实现“夭折的美学”了,尽管此时他早已不年轻了,好在还有一副健壮的体格和发达的肌肉。在为《丰饶之海》这部表现其毕生所思的超长篇小说落下最后一笔之后几个小时,三岛又用那柄高价购入的关孙六军刀为自己的人生写完了最后一

# 目 录

三岛由纪夫美学观的形成和变异.....	1
春雪.....	1
奔马.....	273
晓寺.....	603
天人五衰.....	853





## 第一部

### —

曼谷正值雨季，空气中蕴涵着雨雾，虽然骄阳似火，却时有细雨霏霏。而天际总会露出一方青蓝，偶尔层云遮日，却可见云层边泄露出来的灿烂光照。骤雨袭来之前，苍穹低垂，阴沉可怖，墨黑的乌云笼罩着绿色椰树点缀的街巷。

要说曼谷其名，始于阿瑜陀耶王朝时代，当时，这里橄榄树繁茂，因而起名为曼(城)谷(橄榄)，古名还称作“天使之都”。这都城海拔不到二米，交通运输全部依赖运河。所谓运河，不过是在修筑道路时，挖去了土方的凹处形成的河道；盖房子时，被挖去土方的地方便成了池塘。这些池塘与河道自然连通，便有了这条四通八达的运河，运河最终汇入万流之源的湄南河，阳光映照下的河水呈茶褐色，就如同当地居民的肤色。

市中心随处可见带露台的欧式三层小楼。在外国人聚居区，有许多二三层的砖瓦房。这里最富特色的美景是林荫树，由于修路被砍伐了不少，柏油马路的部分路段已铺好。未遭厄运的合欢树，像一层厚厚的黑沙覆盖着街路，遮挡了炎炎烈日。被晒蔫的小草，在夹杂着雷鸣的骤雨后，倏然恢复了生机，挺起了叶梢。

这里的繁荣景象，使人联想起中国南方的某个城市。敞着篷的双座三轮车往来如梭。偶尔看见来自斑卡披周围的水田的人，牵着背上落着乌鸦的水牛走过。得了麻风病的乞丐呆在角落里，皮肤上像是沾满了油黑的污点。男孩子都光着身子跑来跑去，女孩子腰间裹着金属制的蛇腹图案的兜兜。早市上在叫卖稀有的水果和鲜花。华人街的金店门口，垂帘般悬挂着一排排光灿耀眼的

纯金锁。

然而到了夜里，整个曼谷市就只剩下明月和星空。除了自行发电的旅店外，点染街头的只有那些拥有多功能变压器的有钱人家闪烁的亮光，仿佛祭祀时的点点灯火。一般人家用的是油灯或蜡烛。河岸上低矮的住家，都是靠着佛龛前的一支蜡烛度过夜晚，从外面隐约可以看见竹席地铺上的佛像金箔的反光，佛像前，供着茶色的粗大线香。对岸住家的蜡烛光倒映在河面上，不时被过往的舟影遮住。

去年，即昭和 15 年，暹罗改国号为泰国。

曼谷被称为“东方威尼斯”，并非根据外观上的对比，二者无论在结构和规模上都不具可比性。其根据是两城市都依靠着无数运河的水上交通，以及都拥有众多的寺庙。曼谷的寺庙达七百座之多。

高耸于绿荫之上的皆是佛塔，它们迎来最早的一缕晨曦，送走最后的一抹夕照，沐浴在阳光下时，则是色彩绚丽，瞬息万变。

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大帝于 19 世纪修建的大理石寺院，虽然不大，却是最新最华丽的寺院。

当今的拉玛八世阿南朵·玛希仑陛下，于昭和 10 年，11 岁时即位，即位后不久去瑞士的洛桑留学，如今已 17 岁，仍在洛桑勤奋学习。留学期间，銮披汶总理执掌大权，摄政府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两位摄政，第一摄政阿契特·阿帕殿下只徒有其名，第二摄政是布里奇·帕依姆约，掌握着摄政府的实权。

闲暇且笃信佛教的阿契特·阿帕殿下，时常去各处寺院参拜。一天黄昏，他传旨要去大理石寺院。

寺院坐落在佛统路的小河畔，河两岸种着合欢树。

一对石马守卫着大理石寺院的寺门，门上的古代高棉样式的冠饰犹如白色火焰的结晶，锈迹斑斑的门扉敞开着。从寺门通向

摇晃晃走过去。

涅槃佛殿里的巨大金色卧佛，倚靠在镶满蓝、白、绿、黄各色图案的瓷砖上，满头金色的螺发丛林般繁茂，长长的金色手臂支着头，金灿灿的脚后跟在幽暗的佛堂另一端闪闪发亮。

卧佛的脚掌就是个精巧的螺钿工艺品，每个细小的黑格子里，用彩虹色的璀璨的珍珠镶成牡丹、贝壳、佛具、岩石、出水芙蓉、舞女、怪鸟、狮子、白象、龙、马、仙鹤、孔雀、三帆船、虎、凤凰等图案，以表述佛祖的事迹。

敞开的窗户明亮耀眼，像打磨得锃亮的黄铜板。菩提树下走过一群僧侣，他们披着的黄色袈裟被映成了橘黄色。佛堂外热浪逼人，仿佛空气也染上了热病。绿油油的红树将无数气根垂向宝塔间浑浊的池面。白鸽在池中小岛上嬉戏，小岛的岩石被涂成了蓝色，岩石上画着巨大的蝴蝶，岩石顶端安放了一座不吉利的黑色小塔。

再来看看以绿宝石主佛闻名遐迩的护国寺。

这是一座自 1785 年建造以来，从未遭受过毁坏的寺院。

小雨淅沥。大理石台阶两侧各有座金塔，半女人半鸟的金色雕塑闪烁着光辉。朱红色的琉璃瓦及碧绿的边缘，被晶亮的雨丝衬托得格外绚丽。

玛哈曼达帕回廊上，画满了《罗摩衍那》史诗的壁画。

在壁画中，随处可见风神光彩照人的儿子——猴神哈努曼的身姿，甚至比有德行的罗摩显得更加鲜活。有着茉莉花般牙齿的黄金丽人悉塔，被凶恶的罗刹王掠走，罗摩在战斗中，怒眼圆睁地奋战着。

壁画以中国山水画和早期威尼斯的阴郁画风为背景，描绘了金碧辉煌的殿宇和猴神与妖怪的战斗。身披七彩霓虹衣的神仙骑着凤凰，翱翔在暗黑的山水之上。金衣人驾驭着裹衣跪地的马匹，一条怪鱼突然从海里伸出头来，正要袭击桥上的军队。远景是一

今年一月，五井物产向泰国出口了十万箱解热剂“卡洛斯”，其中有三万箱药片受潮变色而失效。标签上明明写着有效期内，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种不法行为，本应按民法上的不履行债务来处理，但对方却以刑法上的诈骗罪提起诉讼。对于下属的药品公司出现的商品瑕疵，五井物产当然应负民法第715条的“无过失赔偿责任”，但这种国际私法上的纠纷，必须要有像本多这样的本国干练律师的协助。

本多被安置在曼谷首屈一指的东方宾馆里，房间面向湄南河，美丽的景色一览无余。天井上悬挂的白色大吊扇吹来微风。到了傍晚，还是去靠近河边的庭院，享受凉爽的河风更惬意。本多和来给他做夜晚导游的菱川一起品着饭前酒，一边听着菱川东拉西扯。他倦懒得就连拿匙子都嫌沉，但和菱川的谈话比拿起银匙更觉得沉重了。

日头从对岸的晓寺那边缓缓坠落下去。巨大的余辉勾勒出二三个高塔的剪影，笼罩了敦布里密林的开阔景观。茂盛的密林像吸足了光线的海绵，绿得葱翠欲滴。舢板往来如穿梭，乌鸦成群地飞翔，玫瑰色的污浊河水好像凝滞了一般。

“一切艺术都是晚霞啊。”菱川说，然后略微顿了顿，观察了一下听者的反应，这是他在发表见解时的习惯。这短暂的沉默对本多来说，比菱川的饶舌更让他讨厌。

菱川的脸像泰国人一样晒得黝黑，只是比泰国人显得干瘪憔悴一些。在落日的余辉映照下，菱川絮絮叨叨地说起来。

“所谓艺术就是巨大的晚霞，是一个时代所有美好事物的燔祭。自古延续下来的白昼的理性，被晚霞无意义地滥施色彩所践踏。以为会永恒持续下去的历史，也突然意识到了末日的来临。美，横亘在人们面前，把人世间的一切变为徒劳。每当看到晚霞的灿烂辉煌，看到火烧云翻卷奔涌，就觉得‘更美好的未来’之类的呓语黯然失色。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切，空气里充满了色彩的毒素。

它预示着什么即将开始呢？什么也没有开始，只有终结。

“晚霞中什么本质的东西也不存在。的确，黑夜有本质，那是宇宙的本质，宇宙是死和无机的存在。白昼也有本质，人世间的一切都属于白昼。

“所谓晚霞的本质是根本没有的。他只不过是场游戏，是一切形态、光和色的无目的的严肃的游戏。你看那紫色的云。如此色彩绚丽的紫色在大自然中是极少见的。晚霞是对一切左右对称的藐视。这种对于秩序的破坏，是与对更根本的东西的破坏密切相连的。如果把白昼的悠悠白云比做高尚的道德的话，那么道德是可以着色的吗？

“艺术比任何事物都更早地预见，并准备亲身实现每个时代的最大的末世观。在艺术中，对于美食、美酒、美形和美服以及那个时代的人所能想到的所有关于奢侈的研究，都已是炉火纯青的了。这一切都期待着形式，期待着在短暂的时间里将人世间的生活掠夺一空的形式，这形式不正是晚霞吗？那么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什么目的也没有。

“最微妙的最细枝末节的神经质的美的判断（我所指的是那朵橘黄色的云彩的，无比香醇的曲线），与辽阔天空的普遍性相关联，将其深处的东西以色彩显露出来，并与表面性相结合的就是晚霞。

“就是说晚霞在表现，表现是晚霞的惟一机能。

“人们的羞耻、喜悦、愤怒、不快等被布满了天际，人类从来见不到的内脏的色彩，依靠这大手术而展现于天空，得以表面化。最细微的温柔和殷勤与世界苦<sup>①</sup>相结合，于是，苦恼变成了刹那间的快慰。人们在白天死抱着的无数小理论，被卷入天空的感情大爆发和豪放情感的奔涌之中。人们看透了一切体系的无效。总之，它被表现出来了……持续十几分钟……然后结束。

---

① 世界苦：佛学的术语。

“晚霞是迅速的,具有飞翔的性质。晚霞或许是这个世界的翅膀呢。就像蜜蜂在采蜜时煽动羽翅,闪现出色彩一样,世界也在那个瞬间闪现出它飞翔的可能性,晚霞时刻的万物都在陶醉和恍惚中飞舞交错,……最后坠落死去。”

本多漫不经心地听着菱川大发议论,一边眺望着对岸的地平线渐渐隐没于苍茫暮色中去。

菱川说一切艺术都是晚霞?而那边就是晓寺!

※

昨天一清早,本多就雇船去参拜了对岸的晓寺。

正值日出时分,这是去晓寺最理想的时刻。天色微暗,惟见塔尖沐浴在晨曦里。从前方的吞武里密林中,传来百鸟的鸣啾。

走到近旁,看见塔上到处镶嵌着花花绿绿的中国瓷盘。这宝塔由雕栏分层,第一层是茶褐色,第二层是绿色,第三层是蓝紫色。无数的瓷盘就像花朵,有的以黄色小盘作花蕊,并以彩盘堆出花瓣,有的以彩盘作花瓣,将淡紫色的酒盅倒扣在上面做花蕊。这些花朵一直向上延伸至塔顶,叶子都是瓦片。塔尖上有几头白象向四方垂着鼻子。

整座宝塔的重叠感和厚重感使人感到压抑,充斥着色彩与光辉的宝塔层迭而上,越来越细,仿佛重重叠叠的梦从头上压下来似的。台阶的垂直面也雕刻了花纹,每一层都用人面鸟的浮雕支撑着。一层一层尽管不断被多重的梦、多重的期待、多重的祈祷所压垮,依然继续向上累积,徐徐逼近天空,成为一座色彩斑斓的宝塔。

塔上那千百个碟子成了无数面小镜子,敏捷地捕捉着湄南河对岸的晨光,这个巨大的螺钿工艺品闪烁着炫目的光辉。

这座塔长期以来一直以它的色彩起着晨钟的作用。那是响彻寰宇的,与拂晓最为和谐的色彩。它拥有与拂晓同等的气势、同等

可是，回想勋的行刺和自戕，以至“二·二六事件”，可以说他们是扮演了先驱者——星辰阑干之夜的清明的太白金星的角色。诚然，他们期盼黎明的到来，但他们展现出的却是暗夜。如今，时代终于摆脱了黑夜，迎来了烦躁闷热的清晨，这正是他们未敢奢望的清晨。

日德意三国结盟，触怒了部分日本主义者和亲法派、亲英派。然而受到了崇拜西方、崇拜欧洲的大多数人，以至守旧的泛亚论者们的欢迎。在他们看来，不是与希特勒，而是与日耳曼森林结婚；不是与墨索里尼，而是与罗马的万神殿结婚。它是日耳曼神话、罗马神话与《古事记》之间的结盟，是具有阳刚之美的东西方各教的众神联谊。

对此类浪漫的偏见，本多自然不会信服，但时代正热中于一些令人战栗的事情，正在梦想着什么。因而，本多从东京来到这里后，突然增多的休息和闲暇反倒引发了他的疲惫感，无法阻止自己终日沉浸在对往昔的回忆中。

很久以前，本多与19岁的清显交谈时，曾发表过“参与历史的意志，才是人的意志的本质”的主张，至今他仍没有改变。19岁的青年对自己的性格怀着本能的畏惧，在一定情况下，会成为极正确的预见。本多这样主张的同时，对自己生就的固执性格却感到绝望。这种绝望感逐年递增，最终成了本多的痼疾。他的性格也因此而不见丝毫的改变。

他想起从前在月修寺住持尼的教导下，读过的几部佛教经书，其中《成实论》的“三报业品”中有句十分恐怖的经文：

“行恶见乐，因恶未熟。”

虽说在曼谷受到了热情款待，所见所闻乃至饮食都见到了地道的热带情调的慵懒的“乐”，但也不能证实这将近五十年的岁月中，自己从没有“行恶”。想必自己的“恶”尚未成熟得如同从树枝上自然坠落下来的醇香的果实吧。

的中心实体，那么无生物也同样没有。不，世间万物都没有固有的实体，和无骨的海蜇一样。

但是，这里面临的难题是：佛教否定“我”的思想与其传承下来的“业”的思想相互矛盾。尽管各派为此争论不休，却始终未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就是小乘佛教三百年来的历史。

关于这个问题，要成就完美的哲学结果，有待于大乘的唯实论。后来，到了小乘经量部，提出了“种子熏习”的概念，这一学说即是唯实论的先导。其内容大致是说，就像香水的香气会熏染衣物一样，善业、恶业的积习残存于意志之中，使意志带上了性格的色彩，被附上这种性格的力便成为引果之因。

本多回想起暹罗两位王子的和颜悦色和忧郁眼神里所蕴藏的深意。那就是在这遍布金碧辉煌的寺宇和花果飘香的国度里，在和煦阳光的照拂下，依然一心崇尚佛教，笃信轮回，依然忌讳逻辑严整的体系的，黄金般沉甸甸的怠惰和树下微风拂煦的精神。

且不说库里萨达殿下，英明的巴塔那迪多殿下有着惊人的哲学家的敏锐头脑，但他那强烈的情感洗刷了穷究哲理的精神。本多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一个夏日，当殿下在终南别墅接到月光公主的噩耗时，失神地坐在椅子上的样子。他那褐色的胳膊软软垂在白漆椅子的扶手上，头歪斜在肩头，看不清他的脸色，只见微启的口唇中露出亮洁的皓齿。

殿下褐色的手指优雅而修长，仿佛天生就适于灵巧的爱抚似的，垂下的指尖几乎触到了夏日的草坪，仿佛要为爱抚的对象殉情，五根手指在一瞬间齐刷刷死去了似的。

尽管如此，本多担忧王子们对日本的回忆决不会是美好的，即怀念之情随着时间流逝而有所增加。使王子们心情不佳的或许是孤独感、语言不通、习俗差异；或许是戒指被盗窃，以及月光公主的仙逝吧。但是，最使王子们不能理解的正是那盛气凌人的“剑道



精神”，它也使本多、清显那样的普通青年，以至白桦派的自由人道主义的青年们陷入了孤立无援之境。最让人头疼的是，王子们自己也朦胧地觉察到，王子们的朋友一边缺少“真正的日本”，而王子的敌人一方却充斥着“浓厚的日本”。狷介的日本就像披挂上阵的武士那样趾高气扬，同时又像个易受伤害的少年，宁可主动挑战，不愿受人嘲笑；宁可自行赴死，不愿遭人蔑视。勋和清显不同，他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核心，而且他相信有灵魂。

本多近半百的年龄，使他已能够不受一切偏见的束缚。自己当过权，因而不受权威的束缚；自己曾是理智的化身，因而也不受理智的束缚。

过去，大正初期的“剑道精神”——尽管本多未受其左右——熏陶了整整一个时代。即便现在本多回想起自己的青春年代，也难以否认时代对他产生的影响。

至于将它加以醇化，穷追不舍的勋的世界，本多并没有青春与共，只是观望而已。但是，目睹年轻的日本精神孤军奋战，自取灭亡的情景，不由得感悟到“自己能够生存下来，全是凭借西方的力量，凭借外来思想的力量”。固有的思想使人窒息。

想要生存就不能像勋那样洁身自好，不能自断所有的退路，不能拒绝一切。

勋的死终于使本多醒悟到了什么是“纯粹的日本”。除了否定一切，甚至否定现实的日本和日本人以外，除了这种最艰难的生活方式，一句话，除了杀了人之后自杀外，难道就没有与“日本”共同生存下去的道路吗？所有的人都不敢正视这一点，而勋不正是以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这些的吗？

由此可见，民族最纯粹的因素中必定含有血腥气，必然带有野蛮的影子。与不顾全世界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谴责保存斗牛国技的西班牙不同，日本于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运动中，曾致力于消除一切“蛮风”。其结果，日本民族最鲜活纯粹的灵魂隐藏到了地下，时